

国内第一本私人会所揭秘小说



读懂了富豪这个群体，也就读懂了这个时代

# 富豪俱乐部 ⑤

叱咤风云的女富豪

天佑※著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筹拍电视剧 .....	001
第二章	三个姐妹 .....	033
第三章	戏中有戏 .....	053
第四章	醋海翻波 .....	077
第五章	风起萧墙 .....	114
第六章	招标风波 .....	140
第七章	逃避政策 .....	166
第八章	巴黎三天 .....	208
第九章	迷雾重重 .....	230
第十章	风云突变 .....	257
尾 声	.....	266

## ● 第一章 筹拍电视剧

章艾打开自己那辆宾利雅骏的车门，仰望了一眼自己费心经营的企业——腾大股份，看着那栋颇有现代感的雄伟写字楼，心里充满着某种自豪。就在这时，她的秘书曾柔把手机递过来，上面显示着一个美女的大头贴，那正是山本控股的吴茵茹。

章艾接起来，耳边传来吴茵茹那好听的江南口音，那种婉约叫人有种炎炎夏日里如沐春风的感觉。某次章艾、吴茵茹和富有集团的丁思妍在离东部华侨城不远一个神秘的会所喝茶的时候，正赶上吴茵茹幽幽地跟谁通着电话，丁思妍低声对章艾说：“这声音叫哪个男人不浑身酥麻啊？”

吴茵茹具有典型的江南水乡女子的水样性格，在商场上，这种性格还真是另类。别的不说，只是跟大声大气的丁思妍比起来，她们俩绝对像是两个世界的人。

吴茵茹温柔地告诉章艾，晚上在海边那个神秘的会所有一个慈善晚会，丁思妍叫她们两个都过去。

章艾问：“谁组织的？”

吴茵茹语气平淡如水，但又能让人感到很有内涵，她告诉章艾，晚会是程光组织的，丁思妍叫她们不但要去，还要每人捐点钱出来。

一听程光这个名字，章艾几乎要呕，这是个沽名钓誉的小人，整天在媒体上吹嘘自己如何如何有钱，今天这里捐款，明天那里捐款，说白了就是假借捐款，跟各地方政府搞关系，拿项目。章艾和吴茵茹虽然讨厌这个程光，但是因为丁思妍跟他关系很好，经常一起搞公益，章艾和吴茵茹也不好多说什么。毕竟大家是好姐妹，不能为了程光这样一个小人搞得大家心里不愉快。

“好的，我知道了。”章艾放下电话，然后挥手把电话交给秘书曾柔。曾柔是个非常细心的女孩子，虽然不漂亮，但是能力超群，令章艾非常满意。早年间，章艾有个男秘书叫曾祥亮，文笔好，脑子灵，酒量大，可是，章艾的老公徐欣然总怀疑章艾可能会跟曾祥亮有什么问题，一直强烈反对曾祥亮做章艾的秘书，没办法，章艾只好辞了曾祥亮。曾祥亮离开腾大股份以后去了贸易工业局做临时工，不久考上了公务员，现在是贸工局

的一个科长。两个人虽然还是常有联系，但是，章艾总觉得自己对曾祥亮有所亏欠。

女老板男秘书的组合在别人的眼里总是另类，这就是社会。男老板女秘书就没人说什么，女老板男秘书就那么令人觉得大逆不道？章艾经常思索这个问题，但是永远没有答案。

刚在腾大股份顶层自己的办公室里面坐下，章艾就接到了会所会员部经理宣萱的电话，她问章艾晚上几个人去参加程光的慈善晚会。章艾告诉她，只有自己和秘书曾柔两个人。宣萱非常职业地说她知道了，未了，她似乎是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提醒章艾今年的会员费该交了。这个提醒叫章艾有点不好意思，上个月俱乐部寄来了通知，当时正好赶上曾柔去机场接人，她就顺手把那张通知放在了什么地方，谁知道居然给忘了。

“不好意思啊，宣萱小姐，回头我一定交上。”章艾一个劲儿地道歉。

宣萱倒是似乎很理解：“没关系的，章总，你忙，这些小事不一定想得起来。”

宣萱越是表示理解，章艾越觉得不好意思，堂堂一个腾大股份董事长会欠人家2.8万元的俱乐部会费，听起来就像个笑话。

放下电话，她赶紧跟曾柔一起手忙脚乱地找那份通知，找了很久，才在一份基本被章艾否决掉的商业企划书里发现了它，而且上面还用铅笔乱涂乱画了不少东西。章艾这才想起来，那天她正看着那份商业企划书，正好赶上徐欣然打电话来跟她说一些家里的杂事，她一时心烦，随手拿支笔就在上面乱画，然后顺手就把这份通知夹在企划书里了。如果早点把通知交给曾柔，一切也就不用自己操心了。

“好了，你去把这个处理一下。”章艾颇有点不好意思地把那张通知递给曾柔。

曾柔转身要走，章艾叫住了她：“对了，你去财务部取一张空白的现金支票，晚上带着。”

曾柔点点头，没有多问什么。这就是曾柔的职业素养，该问的问，不该问的绝对不问。

晚上要捐款，对此章艾心里是一百个不愿意，不仅是因为自己拿钱程光出名。在章艾看来，做慈善就应该低调。章艾心里最不满意的是捐款要缴税的问题。

章艾处理了紧急的公务，给老公徐欣然打了个电话，告诉他自己晚上有应酬。徐欣然“嗯”了一声，甚至没有多说一句话就挂了电话。徐欣然是腾大股份的董事，平时很少来公司，日常活动就是跟他那些艺术圈朋友吹牛喝酒。但他对章艾的一切了如指掌。章艾知道这不是曾柔或司机小钟背后告密，她也懒得去追究到底谁在监督自己。徐欣然能这么紧张自己，说明自己在他心目中还是很重要的，他能这么用心地盯紧自己也难为他了。

至于徐欣然，他天天跟那些艺术圈的朋友混在一起，不惹点事是不可能的，不过，章艾懒得过问。每天公司里的事情还忙不过来呢，哪还有心思关心他那些事情？

放下电话，她重新看了一遍曾柔在电脑上给她留的作业，基本上都处理完了。她心满意足地伸了个懒腰，这是她让自己放松的一个诀窍。章艾毕竟是腾大股份的总裁，平



时行走坐卧都在别人的关注之下，伸懒腰这样的非淑女动作在别人面前那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有时候，章艾觉得女企业家真的是太不容易了，除了要拥有与男性一样特立独行的冒险精神，女企业家要拥有的素质比男性更多，而且普遍承受着世俗的偏见带来的压力。女企业家做企业的过程，就像演绎一个梦想成真的神话。然而，实现神话所要付出的太多了。

章艾曾经跟吴茵茹说，自己就像是男权社会里的一匹不听话的野马，而吴茵茹却说，也许你是一片荒草中唯一盛开的玫瑰。野马也好，玫瑰也罢，总之，跟周围总是有点格格不入。

办公桌上那部白色的电话响了，这是外线，一般由曾柔控制，能接进来一般都不会是令章艾很烦的事情。她接起来，是会所为她专门配备的形象顾问廖学豪打来的，形象顾问问她，晚上去参加慈善晚会要不要提前设计一下造型？章艾随手查了备忘录，发现还真没什么事，于是就说：“好吧，我提前两小时过去。”

会所给每个女性会员都专门配备了形象顾问，章艾的顾问是个香港人，据说早年间在香港影视圈影响很大，很多出名的女艺人都跟他很熟。这几年因为年纪大了，不适合在一线奔波，于是就接受了俱乐部的邀请，来给俱乐部的女性会员做形象顾问，据说薪水非常高。章艾没好意思过问，毕竟这是人家的隐私。

放下电话，章艾按铃叫曾柔进来，叫她派人把自己新从香港订制的两件晚礼服放在车上，届时让廖学豪选择，看看自己今晚穿哪件合适。作为女企业家，章艾是很注意自己的形象。有人说女人有两张名片：一张是纸质印刷的名片，另一张就是自己的“面子”。而后者对于一个女人的成功有着非同小可的意义。一个气质非凡、美丽端庄的女子总是会给人过目不忘的印象，也正因如此，女人的面子问题，更是丝毫不容懈怠。

曾柔答应了一声正要走，章艾叫住了她，让她先走一步，到会所的精品店里去选两件适合自己的衣服。曾柔“嗯”了一声。

这也是一个细节，自己光彩照人，而身边的人却衣着相对寒酸，那也会影响自己形象。所以，每次出席重要的场合，章艾都要交代曾柔打扮一番。作为女企业家，跟男人不一样，要注意到比男人更多的细节，有时候，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纰漏就会坏了大事。

夜晚的会所一如既往地掩映在一片神秘的气氛中，章艾和曾柔走上面向大海的观景平台，如碧的大海仿佛就在脚下，一艘艘亮着灯的船无声地划过，这样的美景就像一部彩色的默片。

虽然是夏天，站在这里并不觉得炎热，海风温柔，就像一个技术超群的按摩师，让人觉得通体舒服。

廖学豪今天并没有对章艾在发型上有什么特别的修饰，用他的话说，作为一个女企业家，保持一贯的发型会更叫人有一种信任感。廖学豪在章艾的妆容上下了一番工夫，虽然妆很淡，却特别适合章艾的气质，使得她显得神采飞扬。一袭黑色的晚装配上一条



爱马仕的围巾，加上个性的手包，让她在众多的女宾里显得颇为抢眼。

章艾的姿色只能算是中等偏上，但在廖学豪的手中，她却成为一只骄傲的孔雀。

露台的另一侧，身着英式黑色带白花边短裙的女服务员殷勤地招呼客人，那里还摆着一长排铺着米色桌布的餐桌，长长的餐桌上的银制餐具、水晶托盘，盛着各色精美食品，山珍海味应有尽有。

看着一个巨大的龙虾骄傲地趴在一抹银色的碎冰上面，章艾忽然莞尔一笑。曾柔注意到这个细节，便问：“总裁，你笑什么？”

章艾有点开心地回答：“看到那只龙虾，我想起了《龙在江湖》里叶德娴那件著名的龙虾晚礼服。”

曾柔“扑哧”一笑：“人家叶德娴可有二十多年没有被别人摸过的东西，你有吗？”

电影《龙在江湖》里面叶德娴二十多年没有被人摸过的东西就是指她扮演的角色的乳房。曾柔是在讥讽章艾。章艾并不生气，除了出差，她的乳房可是每天都要被徐欣然摸的，据徐欣然说，他要不摸着章艾的乳房就睡不着觉。

章艾用手轻轻地打了曾柔一下，曾柔并没有躲，对章艾报以一个顽皮的笑容。

章艾和曾柔在观景台上等吴茵茹，章艾不想一个人进去面对那些男人饿狼一样的眼神，而漂亮的吴茵茹会是她很好的掩护。

章艾跟丁思妍不同，丁思妍表面上跟吴茵茹关系不错，但她从来不与吴茵茹单独站在一起，别人没注意过这个细节，章艾却早就注意到了，丁思妍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避免让吴茵茹抢了她的风头，她可能是忍受不了男人视她如无物，把目光投射到吴茵茹身上的态度。而章艾觉得丁思妍没有自信，有个漂亮的女伴相陪，其实是在提升自己，干吗要怕人家呢？

丁思妍一直很忙，所以，章艾就打了个电话给吴茵茹，问她在哪里。吴茵茹说已经过了罗湖，估计很快就到了。

章艾跟曾柔正开着玩笑，吴茵茹从别墅的另外一边拾阶走了上来。只见她身穿一件淡蓝色露脐T恤，下身着一条有些发白的牛仔裙，脚蹬一双带着花纹的板鞋，款式新潮。这样的搭配，使得吴茵茹曲线诱人，该细的地方细，该凸的地方凸，很像一个刚出校门不久的女大学生。

“你怎么这么穿衣服？不知道今晚活动很重要吗？”章艾有点不满地问。

吴茵茹皮肤洁白，吹弹欲破，脸上一双黑黑的眸子纯净如水，她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不是怕你急，先过来跟你打个招呼嘛。我刚参加了一个商务活动，从广州赶回来的，别担心，我带了衣服，马上就去SPA会所换。”

章艾问：“你怎么不去找你的形象顾问？”

吴茵茹说：“真不巧，他今天去香港了，要不把你的廖先生借我用一下？”

章艾摇摇头表示无奈，对曾柔说：“你赶紧带她去找廖先生，半小时必须搞定。”

曾柔和吴茵茹走了，章艾有些落寞，于是一个人拿着手机上网，她虽然很忙，但仍保持着学生时代的好奇心，对新鲜的事物感兴趣。

章艾正兴致勃勃地玩着微博，忽然有人在她肩上轻轻地拍了一下，她一抬头，原来是俱乐部的宣萱。只见她今天穿着很正式的银灰色套装，略施粉黛，明眸皓齿，干练中透出一股清纯。

“怎么？一个人在这里，你秘书曾柔呢？刚才我还看见她。”宣萱红唇轻启。

章艾笑了：“哦，她跟吴茵茹换衣服去了。”

宣萱“哦”了一声，然后对章艾道：“章总，最近俱乐部有一个名媛珠宝鉴赏会，到时候你要过来捧捧场哦。所有珠宝都是意大利名家设计，机会难得啊！”

章艾优雅地点点头：“好啊，到时候你提前给曾柔打电话，我一切都听她安排。”

宣萱点点头：“那行，我回头把资料传到曾柔信箱里面去。”说完，她顿了一下，问章艾，“章总，听说你买了游艇？”

章艾点点头：“是呀，订了一艘，要一年以后才能交付使用。”

“有没有考虑过在俱乐部托管？”宣萱问。

章艾笑了，回答：“这个我还真没考虑过，怎么，在你们这里托管有什么好处？”

宣萱很严肃地说：“当然有好处，最重要的是能赚回维护费用和船员的工资。”

章艾沉吟了一会儿：“可以考虑，回头你把关于托管的资料也一并传到曾柔的邮箱，我和我老公商量一下。”

“好啊，我回头就办这事，你忙，我到别处看看。”宣萱脸上绽放出一朵奇异的花儿，然后转身离去。

宣萱的建议，章艾在买游艇的时候就考虑过，由于船长、水手以及泊位等费用很高，一般人承受不了，于是，大多数人将游艇委托给俱乐部运营，俱乐部可抽取费用的20%，剩余的船主可用作冲抵泊位费。

深圳有游艇俱乐部，但是租赁、养护以及入会的费用都很高，如果把游艇放在俱乐部，至少可以省下几百万的入会费，宣萱的建议是个不错的选择。

实际上，章艾本不想买这艘游艇，可是，徐欣然力主买，他说，如果买了游艇，章艾就可以把本来在陆地上谈的生意移到游艇上，不仅有面子，成功的概率也大大提高。章艾不得不说，自己是被徐欣然这番话打动了。但她心里还是有些犯嘀咕，徐欣然这么积极地要买游艇，是不是要在他那群艺术圈的朋友中炫耀一下？

吴茵茹和曾柔回来了，廖学豪的手艺真是不错，不知道用了什么魔法，一下子让吴茵茹从刚才的学生妹形象变成了时尚女老板形象。

只见她身穿一件白色带蕾丝暗花的晚礼服，微露洁白如玉的香肩，一头水一样的黑发瀑布般垂下，使整个人显得恬静知性。

“哇，真美，我要是男人非爱上你不可！”章艾惊叫道。

一丝红云飞上吴茵茹的脸颊，她有些羞涩，嗔怪道：“章姐，你说什么呢。”





章艾友好地笑着，上前拉住吴茵茹的手，热络地说：“表扬你呗！”

吴茵茹撇撇嘴：“行了，你别拿我开心了。对了，听说程光又要捐一千万？有钱人啊！”

章艾“噤”了一声：“他算有钱人？他还不是拿大伙的钱出去撑门面？真有钱人，不再聊多少项目，而是聊有几个上市公司；不再谈多少钱，而是谈有几个政要朋友；不再问多少车，而是问有几个司机；吃饭不点菜，而是点厨子；穿衣服不问牌子，而是问哪国的裁缝；买家具不问哪国的，而是问哪朝的；娶老婆不找眼前的，而是点电视里的。程光？他算哪门子有钱人？”

吴茵茹也“嘿嘿”一笑：“是啊，要不是丁姐，我才懒得搭理他。”

“你们怎么躲到这里来了？”她俩正聊着，忽然有人在背后插了一句。二人回头一看，正是丁思妍。

她今天穿着香奈尔的套装，拎着LV的包，头发很夸张地蓬着，看样子不像是俱乐部的形象设计师的手笔。丁思妍人到中年，已经过早发福了，虽然她极力用黑色的衣服来掩饰，但人还是显得很庞大。

“丁姐好。”吴茵茹乖巧地打着招呼。

“茵茹今天很漂亮啊，怎么？是不是想背着老公在这里再发展一个啊？”丁思妍的声音有些嘶哑，她常年烟酒不断，嗓子逐渐变成了这样。

“有合适的自然不会放过。”吴茵茹眯眯地笑着。大家都知道她是在开玩笑，她跟自己的老公是大学同学，关系很好，他们的公司是夫妻店，吴茵茹主外，老公方亮主内。山本控股的绝大多数产品都是方亮亲自参与设计的。他们俩这么多年一直是恩恩爱爱的，从来没听说发生过什么龌龊之事。这跟章艾和徐欣然的互不干涉内政以及丁思妍跟老公习焕章的独联体模式还是完全不同的。

“美得你，回头我把你的劣迹跟方亮汇报。”丁思妍用手轻轻打了一下吴茵茹。

“我好怕哦！”吴茵茹做了个鬼脸，样子就像一个高中生。

“哎，怎么没看见你家老习？”章艾向大厅那个方向望望，问。

丁思妍撇撇嘴：“他呀，去医院看小崽子去了，感冒。”丁思妍口中的小崽子是习焕章二奶的孩子，丁思妍跟习焕章早年都在国企工作，那时候丁思妍积极，生了女儿习兰兰以后就结扎了。而习焕章因为自己是独子，一直想生个儿子，但是，丁思妍已经不能完成他这个心愿了，两个人因此一直别别扭扭的。后来两个人下岗，出来创业，富有集团越来越大，习焕章也开始拈花惹草。丁思妍知道自己控制不住习焕章，一不做二不休，就允许习焕章包了个电视台的播音员做二奶，生了个儿子。条件是习焕章不能离婚，而且还要配合她在各种场合秀恩爱。习焕章也知道自己跟丁思妍离婚是离不成的，而且一旦离婚，经济上也要比现在差很多，因此积极配合。这样一来，两个人反而相安无事。这就是章艾和吴茵茹口中的“独联体”。

“咋样？严重吗？”章艾关切地问。

丁思妍脸上带着一股不屑，回答：“还行，就是那狐狸精去陪领导出去采访，把孩子一个人丢在家里让保姆带，不小心着了凉。”

“好了，不说这些叫丁姐不高兴的事情了。”吴茵茹在一边很善解人意地说。

“对了，丁姐，我跟茵茹捐多少合适？”章艾问。

丁思妍轻描淡写地回答：“你俩就一家五十万吧。”

章艾注意到吴茵茹脸上闪过一丝阴影，但是很快就消失不见了。

丁思妍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她自顾自地接着说：“对了，等一下领导讲完话以后，我们跟几个领导打声招呼就走，你们帮我陪个客人。”

“哦，行。”章艾和吴茵茹异口同声地回答。

丁思妍看看表：“等下你们进来跟大伙打打招呼，别老站在这里不跟大家接触。今天来的人都是鹏城大佬，多接触一下有好处。”章艾注意到，那表是一款镂空的百达翡丽。于是，她笑着说：“丁姐，我们知道了，你先忙吧。”

“那行，你俩聊一会儿就进来啊。”丁思妍说完，转身向一个秃头男人远远地挥了挥手，笑眯眯地走了。

望着丁思妍跟那个秃头男人亲亲热热地谈着什么，吴茵茹忽然叹口气：“我觉得，丁姐其实挺伟大的。”

“为什么这样说？”章艾脸上带着友好的微笑问。

吴茵茹颇有些感慨地说：“她在生意上的成就我们就不说了，比我们谁做得都好。就说她对习焕章的态度吧，不仅允许他拈花惹草，金屋藏娇，还能把习焕章家里的关系处理得井井有条，你我恐怕都做不到吧？”

“这就是你所说的伟大？”章艾不动声色地问。

吴茵茹睁大眼睛，那对眸子纯净如水，简直像个高中生而不像一个商人，她问：“难道不伟大吗？”

章艾很想说点什么，但是，脑子里的继电器忽然短了路：“是挺伟大的。”

章艾有个习惯，那就是，话到唇边留半句。章艾明白，习焕章的事情其实是丁思妍心中的一根刺，一定很疼，只是一般人看出来罢了。

这个慈善晚会一看就是程光的一次商业公关活动，程光在大厅里面摆了一面现金墙，当着大家面拉下盖在上面的红绸子，说是要捐给一个外地的教育部门建学校。他要的就是这种震撼，要的就是这种张扬。只是他不说话，这钱还有别人的。

跟几个熟络的人打过招呼，章艾看见了丁思妍在一边向她招手，于是，她拉着吴茵茹走了过去。丁思妍似乎很热，保养得很好的胖脸上红彤彤的，她拉过身边一个跟她年纪差不多、穿着很随便的女人对章艾说：“这是林导。”

章艾俯下身子礼貌地跟那姓林的女人握握手，招呼道：“久仰，久仰。”实际上，她并不记得这人是谁。

“林盛兰。”那女人颇有点傲气，只是用食指和中指在章艾手上轻轻地碰了一下。吴



茵茹也跟她握了握手。

丁思妍抬起手腕，看了看手上的百达翡丽，对章艾和吴茵茹说：“我这里比较忙，照顾不了林导，这样，你俩带林导去下面的法国餐厅等我，我一会儿就来。”

章艾知道这是有事，于是对曾柔说：“你在这边等我，要是结束早，你就跟司机一起先走，不用等我。”

“你怎么办？”曾柔问。章艾回答说：“我坐吴总的车回去。”

法国餐厅所在的这栋别墅主要是利用山体里挖出来的洞穴建成的，临海的房间并不多，要不是晚上，能找到一个三面都能看到海的房间还真不容易。

三个人坐下，看着窗外墨色的大海，林盛兰似乎很吃惊，拿起照相机拉开通往阳台的门，站在上面自顾自地拍起来。

吴茵茹低声问章艾：“这个林盛兰很有名吗？”

章艾淡淡地说：“我很少看电视，不清楚。”

吴茵茹看着林盛兰的背影：“看样子很大牌嘛。”

章艾耸耸肩，摊开双手：“谁知道呢。”

有服务员过来问：“章总，吴总，想吃点什么？”

吴茵茹看着章艾：“今天是吃丁大姐的，一定吃好的。”

章艾也露出一丝坏笑：“对，吃穷她。”然后对服务员说，“这么着，海鲜、蔬菜、田螺、松露、鹅肝及鱼子酱，你叫经理搭配着来吧。”

服务员又问：“喝什么酒？”

章艾看看吴茵茹，吴茵茹摆着手：“我不喝酒。”

章艾想了想，对服务员说：“这样，来瓶拉菲，放在一边先醒着，等会儿人来齐了再上。”

林盛兰的手机响了，她大声大气地跟对方打着招呼：“哎哟，赵部长啊，你看看，好久不见，我啊，在鹏城，你要不要来啊？”接下来，几乎就是打情骂俏，章艾和吴茵茹不知道对方是干什么的，但是听得出，对方是个宣传部部长之类的官员，而且跟林盛兰关系还不错。不过，他们之间的很多话过于露骨，叫吴茵茹有些脸红。

章艾倒是比吴茵茹大方，不过林盛兰的某些言语还是对她有刺激，章艾也是个成熟女人了，那些话里面的含义她怎么能听不出来？只不过，在吴茵茹面前她还是要表现出一定的自信，不能让吴茵茹觉得自己其实也是内心澎湃。

作为一个女商人，章艾虽然不算漂亮，也还是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一些年纪大一些的官员，有时候会暗示她些什么；有些年纪差不多的商业合作伙伴，觉得把你弄上床他跟你合作才会踏实；更有一些年轻男人，为了钱，不惜拉下脸来跟你献殷勤，如此种种。好在章艾这么多年还算是圆滑，很多时候都能巧妙地应付过去。

不过，丁思妍经常批评她：“有什么啊？不都是男人吗？你就想他们是你们家徐欣

然，眼睛一闭，一会儿不就过去了吗？你又不是黄花大闺女，生意重要还是那个重要？”

丁思妍这样说，章艾只是嘻嘻地笑，有时候她想，丁思妍可能想让别人潜规则，只不过是没人有兴趣潜她罢了。

林盛兰这个电话足足打了有半个小时，直到丁思妍走进来，她才恋恋不舍地放了电话。

丁思妍问章艾：“你们等我呢？怎么不好好陪陪林导？林导可是大导演，马上要拍《金陵风月》。”

“哇，林导真厉害！”吴茵茹惊叫道。

章艾似乎感觉到了什么，她禁不住望了丁思妍一眼，不过，丁思妍脸上并没有太大的表情。她这人就那样，总是淡淡的，让人捉摸不出她在想什么。

服务员噼噼啪啪把刚才章艾点的菜上来了，丁思妍看看那瓶冰镇着的拉菲对章艾道：“够狠的。”

章艾笑嘻嘻地说：“招待林导，不能太小气的。”

谁知，林盛兰却说：“我不喝酒的。”

章艾一时有点尴尬，心想：“这女人怎么这么说话？”

好在丁思妍没有纠缠这个话题，她看着服务员：“打电话给宣萱经理，叫她安排个好一点的别墅给林导住。”

服务员答应一声出去了。章艾心里很奇怪，心里想，刚才宣萱就在慈善晚会现场你为什么不说？不过，她马上就明白了，她一定是想要林盛兰明白这栋别墅每天要多少钱。

果然，林盛兰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就一个人，用不着这么奢侈吧？”

丁思妍显得漫不经心地回答：“没什么，会员价，一天也就是几万块钱，小意思。”

果然，此话一出，林盛兰脸上的傲气收敛了很多，渐渐换上了肃然起敬的表情。

丁思妍就有这个本事，不管什么人，她都能很巧妙地征服。

大家开始吃饭，聊的也都是生意上的一些事情，林盛兰似乎被遗忘了，而这种人一旦被遗忘，脸上就立刻会写满失落。

丁思妍自然是商场老手，火候拿捏是比较准确的，当她跟章艾喝了一杯以后，显得很随意地对林盛兰说：“你那个《金陵风月》预算是多少了？”

林盛兰赶紧说：“三亿。”她看看丁思妍，又看看章艾和吴茵茹，马上补充道，“要是有些场面不搭景用数字的话，两亿五就差不多。”

丁思妍面无表情地给吴茵茹叉了只蜗牛，然后把杯子放在鼻子下面静静地闻着，似乎是自言自语地说：“三亿。”

林盛兰似乎很紧张，问：“怎么样？”

丁思妍沉默了一会儿：“我知道了。我想一下，然后给你回话。”

章艾端起杯，跟丁思妍碰了一下，丁思妍的眼睛里似乎很空洞，章艾跟她太熟悉了，



知道她的目光代表着她在极力地掩藏着自己的想法。

四个人沉默了一会儿，林盛兰忽然说：“我有点累了，先回去休息了。”

丁思妍点点头：“也好，我叫服务员送你过去，对了，行李还在我车上，回头我叫司机给你送过去，你好好休息一下，有什么需要，跟管家说就好了。”

林盛兰走了，包房里一时变得气氛很微妙，三个人谁也不说话，只是默默地喝酒。就连平时很少能听到的海上的汽笛声也隐隐约约地听到。

最后，还是丁思妍的一个电话打破了房间里的沉默，丁思妍接起来说：“我知道了。”然后放下电话对章艾和吴茵茹说：“那边散了。”

章艾“嗯”了一声，表示知道了。可是，吴茵茹却冒了一句：“丁姐，我想不通，我们出钱，程光出名，没道理嘛。”

丁思妍淡淡地说：“没道理就是有道理。”

章艾不想两个人再继续这个话题，觉得没有什么意义，搞不好两个人还会有争执，于是，赶紧转移话题，问：“丁姐，你真要拍电视剧啊？”

丁思妍点点头：“真的。”

“三亿，你有那么多现金吗？”章艾一听这话有点吃惊。丁思妍的生意尽管做得比自己 and 吴茵茹都大，但是，要拿出三个亿的现金那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就是没有那么多，所以才把你俩约到一起，商量一下这件事。”丁思妍这回眼睛里多了很多东西，眼睛眯着看着二人。

“妈呀，这么大数目吓死我了！”吴茵茹做出一个鬼脸。

“能保证收回成本吗？”章艾用手将耳边耷拉下来的头发捋了一下，问。

丁思妍从包里拿出一份资料递给章艾：“你看看。”

章艾看了看递给吴茵茹，吴茵茹拿起来，很认真地看起来。

章艾有点犹豫地问：“光靠卖片似乎并不能收回成本，人家现代剧和时装剧中比较容易植入广告，比如汽车、手机、银行、服装、酒类等。可是，《金陵风月》是古装剧，这恐怕不好植入吧？”

丁思妍笑了：“咱们这个不用搞那么多植入广告就有赚头。”

“什么意思？”章艾问。

丁思妍压低声音说：“最近，鹏城政府出台了个政策，要大力扶植文化产业发展。所以，我想利用这次拍戏的机会，向政府申请一块地，搞一个影视基地。”

丁思妍这么一说，章艾立刻明白了，她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于是，章艾回答：“是个好事，你打算让我拿多少？”

丁思妍向章艾竖起一个手指：“一亿。”

章艾忍不住笑了：“你杀了我吧，我上哪里找一亿啊？一千万还勉强强。”

丁思妍笑了，眼睛眯得更细了：“我说叫你拿现金了吗？”

“不拿现金你叫我从哪里出钱？”章艾一耸肩，撇撇嘴说。

丁思妍忽然严肃起来：“腾大股份新建的写字楼你可以抵押啊！”

章艾一个劲儿地摇头：“要是能抵押我早就想办法抵押了，腾大现在也缺钱啊。不是手续不全吗？”

“这个我来想办法，除了我这里用的，你还能剩一些做生意，你看怎么样？”丁思妍脸色平静地说。

“如果能这样自然好。”章艾回答。她的态度很诚恳，丁思妍很满意。然后，她又看看吴茵茹：“怎么样？你是不是也参与一下？”

吴茵茹含糊其辞地说：“这个我得回去跟方亮商量一下才行。”

她这个回答从表面上看起来是有道理的，可是，熟悉她的丁思妍立刻就听出她是在推搪。方亮在山本只负责技术，经营管理是不参与的，什么“商量”，分明是吴茵茹的借口。

丁思妍有点不满，她正想说点什么，电话忽然响了，她看了一眼，显得很紧张，站起身来，拿着电话走到阳台上去了。

趁此机会，章艾赶紧对吴茵茹说：“茵茹，看起来丁大姐好像不大高兴啊。”

吴茵茹撇撇嘴，有点无所谓地回答：“不高兴又怎么样？我对拍电视剧没兴趣。”

“那你也最好跟丁大姐解释一下，别弄得她不高兴。”章艾叮嘱着，声音压得很低，似乎怕阳台上的丁思妍听见。

“我知道。”吴茵茹显得有点不耐烦。

看着吴茵茹满不在乎的样子，章艾忽然隐隐约约地有点担心，生怕吴茵茹因为这件事跟丁思妍产生什么矛盾，让自己夹在中间不好过。

正纠结着，丁思妍从外面走进来，对她俩说：“我有事要连夜赶到省城，你们慢慢吃，回头我再给你们电话。”说完，匆匆地走了。

章艾回到家里，保姆刘嫂笑吟吟地过来开门。章艾问：“老徐在家吗？”

刘嫂回答：“先生和几个朋友在鉴赏室。”

章艾“嗯”了一声，把手里的包递给刘嫂。然后走向鉴赏室。章艾家的房子足足有两千多平方米，整个一楼除了厨房、会客室及章艾自己的一间不大的办公室以外，几乎都被徐欣然占据了。有收藏室，有画室，有小剧场，最重要的就是这间所谓的鉴赏室。其实就是另外一种风格的会客室。因为章艾有时候会在家里会见一些客人，徐欣然不愿意参与，他就跟他们那群文艺界的朋友在鉴赏室里活动，很多时候就在鉴赏室里吃饭。对于徐欣然来说，鉴赏室才是自己的天地，而客厅、起居室和卧室对他只是宾馆而已。

章艾走到鉴赏室的门口，差点被里面混浊的空气熏出来。尽管鉴赏室有三百多平方米，但是，里面还是充满了蓝色的烟雾。章艾定睛一看，原来是徐欣然跟几个老烟鬼在抽雪茄。这几个人都是鹏城有名的老烟鬼，他们唯一相同的鉴赏方式就是要将一支雪茄完整地吸完，评估出雪茄各种特点，并且用所有的感官来区分：视觉的、触觉的、嗅





觉的。

章艾走进房间，跟大家打了个招呼，然后噼噼啪啪地把所有的窗子都打开，然后对徐欣然说：“你怎么不开抽风机？”

徐欣然懒洋洋地回答：“开了，没啥大作用。”

章艾看看房间上面的消防系统正亮着灯，颇有些不满地说：“再抽一会儿，消防系统启动了，这个房间非变成水帘洞不可。”

徐欣然满不在乎地说：“那又能怎么样？大不了重新装修，反正这房子里的装潢我也不喜欢了。”

章艾看他那副玩世不恭的样子，心里这个气啊，很想发作，但是又不好在客人面前失礼，于是跟那几个人点点头就想往外走。谁知，她刚一转身，只听徐欣然在后面说：“叫厨房准备点夜宵，我们几个喝点儿。”

章艾很想说“我才不管你们呢”，但是，想到自己成功企业家的形象，还是咬咬牙，然后换上一副乖巧的笑容转过身来，问：“是送进来还是去厨房吃？”

徐欣然“嗯”了一声：“等下去厨房吧，反正这里也有味道了。”

章艾乖巧地答应一声，转过身立刻收拢了笑容，她咬咬牙，真想骂人。腾大股份这么多年的发展，他徐欣然管过吗？整天就是跟这些人混，花钱，充大款，自己辛辛苦苦打拼，他就像一个大爷，真不知道是不是上辈子欠了他的。

章艾和徐欣然也算是青梅竹马，他俩从小在一个县城长大，徐欣然的父亲是县长，章艾的父亲只是个中学教师，因为父辈是同学，两个人经常见面，自然关系比常人要近一些。再后来，两个人毕业都分配到了省城，经人撮合，结了婚。再后来，全民下海，徐欣然的父亲给了他们一百万的启动资金，这样，他们的生意自然比别人做得要顺一些。不久，两个人来到鹏城，虽然离开了老家的关系，但是，毕竟有了启动资金，这才有了后来的腾大股份。不过，自打到了鹏城以后，可能是因为徐欣然不适应这种环境，他就慢慢地淡出了腾大的生意，开始一心一意地玩艺术。章艾知道他天生没有做生意的本事，渐渐地也就随他去了。

近两年章艾比较忙，也不怎么关心徐欣然的事情。偶尔听说他跟哪个女的有什么暧昧，章艾也懒得问。她有一个原则，只要是每天回来能有这样一个男人说说话，管他白天做什么呢？反正孩子现在在国外，过两年毕业了，回到国内让他跟着自己学学做生意。徐欣然她是指不上了，随他怎样了。

章艾到了厨房，告诉厨师准备夜宵，然后回到房间洗漱，上床拿起一本企业管理方面的书来看。楼下不时传来徐欣然他们肆无忌惮的笑声，章艾不住地摇头，努力让自己集中精神，却怎么也集中不起来。她只好把书放下，打开电视。

也巧了，她看的一部电视剧正是林盛兰导演的，要是平时，这种民国言情剧她是不会看的，但是，因为是林盛兰的作品，她还是硬着头皮看着。女主角长得文文弱弱的，胸部特平，小脸儿一片惨白，林盛兰的审美太雷人了，章艾想。

也许是因为剧情过于拖沓冗长，章艾很快就迷迷糊糊起来了，她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睡着了，总之，电视的声音和楼下徐欣然他们的笑声还能时不时地传到她的耳边。可是，她似乎又在做着梦，一切都在半梦半醒之间。

她正迷糊着，忽然觉得有人在脱她的睡衣，她凭感觉知道那是徐欣然，就闭着眼睛说：“别闹。”可是，徐欣然并不住手，很快把她脱光，开始大力地动作起来了。章艾睁开眼睛错愕地看他，却发现徐欣然的眸子里有着一团雾气。看到章艾睁开眼睛，徐欣然的唇转向章艾的颈，湿漉漉地吻过之后，突兀地咬下去，然后眯着眼睛探究她的反应，这个无比熟悉的动作让章艾有刹那的走神。她用热烈的吻回应徐欣然，喉咙里有着渴望的声响。她的动作诱惑了徐欣然，他的身体里仿佛有奇异的快感，从四面八方冒出来。缘于酒精的作用，欢爱之后的徐欣然很快睡着了。暗夜里，章艾却有着奇异的澄明，她忽然睡不着了。她想起了曾祥亮，那个跟她什么也没发生过的男人。为什么会想起他？章艾自己也想不明白。

徐欣然鼾声正浓，他的手习惯性地放在章艾的乳房上。章艾把他的手拿下去，他又拿上来，经过几个反复，章艾索性不管他了，他爱放哪里就放哪里吧。

不管咋样，徐欣然还是跟自己做爱的，跟一年也不回家住几次的习焕章比，他还算是好的，自己比起丁思妍，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对了，刚才丁思妍匆匆地走了，什么事情这么急啊？

不过，她的建议还是不错的，尽管她要占用一部分资金，可是，能有办法让腾大的写字楼这个资产盘活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况且，拍电视剧本身也是一项投资呢。可是，吴茵茹为什么不想参与这件事？回头得找机会跟她谈谈，丁思妍看起来不是很高兴啊。

她就这么胡思乱想着，居然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在梦里，她似乎走进了一个桃花林，有人追她，又像是曾祥亮，又像是另外一个人，到底是谁呢？她匆匆地跑着，几乎无法呼吸。

一大早，章艾正像以往一样在起居室里化妆。这是她这么多年养成的习惯，一定要以一个完美的形象示人，无论是面对徐欣然还是公司的普通员工，她绝对不允许自己以一个邋遢女人的形象出现在其他人的面前。不管怎么累，她都会将自己收拾得清清爽爽。

就在她在唇上画下最后一笔的时候，徐欣然忽然在外面喊：“电话！”章艾回了一声：“你给我拿进来。”

不久，徐欣然身上一丝不挂地拿着手机走进来，没好气地说：“是丁思妍，一大早就打电话，烦人。”

章艾看着徐欣然已经开始发福的肚子，皱皱眉头：“你穿上睡衣好不好？别让别人看见。”

谁知道，徐欣然却满不在乎，走到沙发前坐下：“看见更好。”

章艾也懒得跟他争辩什么，接起电话，丁思妍问：“你上午有什么事没有？”章艾说：“我还不知道，等下我要看曾柔的安排。”



章艾说的是实话，她的时间真的不是自己能定下来的，一切都要围绕着生意来安排。

丁思妍说：“是这样，我在省城赶不回去，中午的时候，市委宣传部部长刘子辉要跟林导吃饭，你去帮我陪一陪。”

章艾回答：“刘部长？我跟他不熟啊。”

谁知道，在沙发上正在泡茶的徐欣然在一旁接上话茬：“刘部长，我熟。”

丁思妍听到了徐欣然的话，于是就说：“就这么定了，你无论如何要抽出点时间帮我陪陪刘部长，叫你家老徐也去陪着。”说完，放了电话。

章艾扭过头，看着徐欣然，有些不满地说：“谁叫你那么多嘴，看看，这中午要陪人家吃饭，这不没事儿找事儿吗？”

徐欣然笑嘻嘻地回答：“跟刘部长吃饭不是好事吗？”

章艾皱着眉头道：“我一个做企业的，跟宣传部部长打什么交道？赶紧把衣服穿上，像什么话？”

徐欣然笑嘻嘻地瞟了章艾一眼：“我是自然主义者。”

刘子辉并不是章艾想象得那么官样十足，相反，他是一个衣着精致、说话风趣的男人，年纪也不大，最多四十七八岁，皮肤很好，看得出是一个很会生活的人。他一见到章艾就马上停止跟林盛兰说话，迎了上来热烈地跟章艾握手，嘴里说：“哎呀，早就久仰章总是一个有能力有魅力的女强人，今天一看，果然是名不虚传！”刘子辉的手虽然软，但是，很有力度。有人说，从一个男人的手上你就能体会到这个男人的性格，章艾马上就能感受到，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人。

“刘部长过奖了，章艾就是个生意人，没什么值得领导表扬的。”章艾客气道。

刘子辉放开章艾的手，拉住徐欣然：“老徐啊，你是咱们市里的文化名人，你之所以有今天这样的成就，是跟章总默默的支持分不开的。”

“那是那是，我对于腾大那是一点用处都没有，但是腾大对我那是用处大大的。”徐欣然看起来跟刘子辉关系很熟络，说话大咧咧的。

“听说你最近收藏了不少奇石？哪天是不是把你的宝贝给我看看？”刘子辉拉着徐欣然坐下，然后用手指了指沙发，示意章艾也坐下。章艾坐在林盛兰旁边，林盛兰微微地跟她点点头，低头玩着手里的手机。

徐欣然呵呵地笑着：“我刚开始收藏，刘部长要是有时间，哪天去我家里看看我那些东西？”

“好啊，好啊，听说你家有个庄园，奥地利风格的？”刘子辉满脸笑容，爽快地说。

徐欣然赶紧摆手：“咳，都是大家瞎传，不过是房子周围有点空地罢了。”

一听到庄园，林盛兰忽然有了兴趣，她问章艾：“你的房子很大吗？”

章艾低调地回答：“一般了，两千多平方米。”

“哇！”林盛兰惊呼起来，然后对刘子辉道，“刘部长，你听听，两千多平方米，还